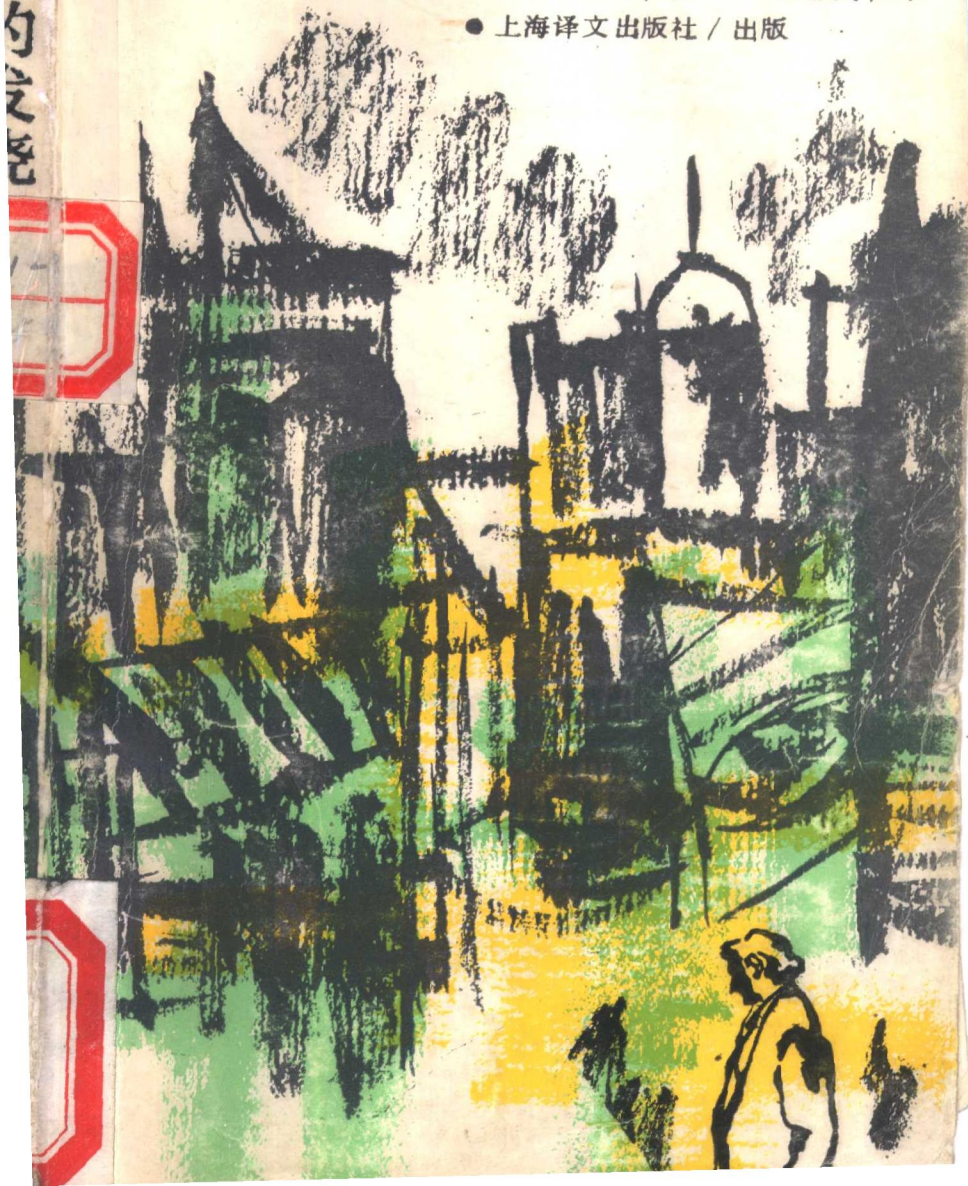


神秘的发烧

● 罗宾·科克 / 著 ● 周祖炎 /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神秘的发烧

〔美〕罗宾·科克

周祖炎译

登 记

№

- 1、为了充分便利读者和提高图书的利用率，读者借书应按时归还。
- 2、图书不得污损、折角、涂写、撕毁或遗失，否则照章处理。

№ 2—3

Robin Cook
FEVER

本书根据 New American Library 1933年纸面本译出

神秘的发烧

[美]罗宾·科克著

周祖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53,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7-5327-0682-6/I·340

定价: 3.65元

(沪)新登字111号

序 言

越来越多带毒的苯分子进入了骨髓，这些外来的化学物质溶入血液，穿过支撑骨骼那纤细的骨片，被带到各种孱弱的人体组织。这情景就好似一群疯狂的暴徒闯进了罗马城，结果也同样造成累累伤亡，重重灾难。骨髓固有一种复杂的功能——能制造出血细胞的主要成分，可在这群入侵者的面前它失去了这种能力。

苯分子每到一处，那儿的细胞无不遭到袭击。这种元素所具有的特性使它在穿越细胞膜时势如破竹，犹如钢片切割奶油。无论是红血球，还是白血球，是新生的，还是成熟的，所有的细胞在它的面前都望风披靡。在一些幸运的细胞中，由于入侵的苯分子数量甚微，细胞内部的酵素能使它们丧失活力；可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细胞内部的薄膜立刻就被彻底摧毁。

在几分钟时间内，苯分子的浓度急剧升高。成千上万带毒的分子进入了骨髓中心，在这儿聚集着结构细密的骨干细胞。这些细胞在不断地进行着分裂，为血液循环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成分。它们的活动证实了人类几亿年的进化历程。这里随时都在揭示出一幕幕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之谜，它的活动过程使最离奇的科学幻想都相形失色。苯分子不分青红皂白，一个一个地渗过这些忙于繁衍后代的细胞，干扰着它们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正常复制过程。这些细胞中的大部分不是在一阵痛楚的颤栗中中断了生命进程，便是脱离了神秘的

中心控制力，象得了狂犬病的动物那样陷入一种暴乱的无规则运动，直至死神的最终降临。

当苯分子被接踵而至的一批批洁净血液带走之后，骨髓中除了一个骨干细胞，其余部分均能复原。这个细胞多年来始终在衍生着大量的白血球。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白血球的功能竟然正是帮助人体反击外来的入侵者。当苯分子穿过这个细胞的内核时，它破坏了其中脱氧核糖核酸的某一部分，但并未杀死整个细胞。然而这个细胞的存活却导致了更坏的后果，因为苯分子打破了细胞再生和成熟之间那微妙的平衡关系。那个存活的细胞立刻发生了分裂。而它的子孙后代都带着和它同样的缺陷，它们不再服从那神秘的中心控制力，不再成长为正常的白血球。相反，在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的推动下，它们开始繁衍起自己变异的后代。尽管在骨髓之中它们似乎并无明显的失常之处，但和其他新生的白血球相比却迥然相异。它们的表面不具备白血球常有的那种胶合性能，而且对于体内的营养物质它们狼吞虎咽，那种肆无忌惮的贪欲简直令人瞠目。于是，在自己的家庭中它们变成了寄生虫。

仅仅经过二十次裂变，这些不受控制的细胞的数目便激增到一百万以上。二十七次裂变以后，可超过十亿。这时，它们开始从其他细胞群中分离出来。最初只有点滴带病的细胞进入血液循环，渐渐地涓滴形成了细流，细流又汇成了巨川。这些细胞向着身体各部分奔泻而去，一心想在那儿建立起它们繁衍后代的殖民区。经过四十次裂变，它们的数目超过了一万亿。

这就是一场严重的急性髓母细胞白血病发病初期的情

况，它发生在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身上。女孩发病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其时她十二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两天。她的名字叫蜜琪尔·马特尔。对于体内发生的这一切她一无所知，她所能感觉到的唯一症状是：发烧。

第一章

时值隆冬，新罕布什尔州沙夫茨伯里镇那一片凝冻的大地上渐渐泛出了晨光。当寒峭的夜空徐徐吐白，露出茫茫一片苍穹时，夜色中的憧憧黑影慢慢隐去。天快下雪了。可尽管寒气肃杀，空中却十分潮湿，使人立时想起东边就是大西洋。

沿着波塔麦克河岸，沙夫茨伯里古镇那一片红色的砖房排列得犬牙交错，此刻望去显得鬼气森森。这条河流是小镇的命脉，它发端于北部大雪覆盖的白山，向着东南海岸直泻而去。当它流过小镇时，河水中一扇倒塌的水闸和一台停滞不转的大水轮阻挡了水流，使平坦如砥的水面上泛起了阵阵涟漪。沿河两岸是一座座杳无人影的厂房，使人联想起当年这些新英格兰的工厂还雄踞全国纺织业中心时那个比较繁荣的时代。在小镇南端，大街尽头的那幢砖房现在被一家工厂所占用。这家工厂称作“废物利用加工厂”，专管废旧橡胶、塑料和乙烯制品的提炼加工业务。此刻，一缕刺鼻的黑烟正从厂房那笔直的大烟囱里冉冉升起，渐渐消融在云天之中。工厂四近弥漫着一股橡胶和塑料的焦化味儿，其臭无比，令人窒息。大楼四周，废旧的橡胶胎堆成了座座小山，恰似一头巨型怪兽拉下的粪便。

河流穿过一片片绿树成林、连绵起伏的丘陵向着镇南透

迤而去。沿河两岸时而是白雪皑皑的草原，时而排列着古老的粗石栏杆。这些石栅栏是三百年前的拓荒者们建造的。在镇南六英里的地方河流缓缓向东拐去，形成一片六英亩半岛状的土地。这儿风光旖旎，景色如画。在半岛的中央有一个不深的池塘，它通过一条小湾与波塔麦克河相连。池塘后面是一座小山，山巅坐落着一间白色的小屋。那是一间三角屋顶，装饰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农舍。一条长长的车道从山上蜿蜒而下，汇入南去马萨诸塞州的三〇一州际公路。车道两旁栽种着成行的栎树和糖槭树。在农舍北面二十五码处的常青丛中，一座陈旧的仓房依稀可辨。紧挨着塘边有一间小屋，屋底的石柱插入塘水之中。小屋的外形酷似那幢农舍，乍一看去，犹如它的缩小了的模型。这是一间由棚屋改建成的儿童游戏室。

这真是一片新英格兰秀美的天然景色。远远望去，恰似一页新年的日历画面。但是在这番景色中却有个别细微之处使人望而却步、毛骨悚然：池塘里没有一条游鱼；塘围四周六英尺以内只见泥土，不见寸草。

在那幢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白屋里，淡淡的曙光透过装饰着花边的窗帘。渐渐地，渐渐地，黎明悄无声息地将查尔斯·马特从甜蜜的梦乡中唤醒。他往左边翻了下身子，心里感到一阵坦然；这种对生活心满意足的感觉这两年来他总是害怕承认，可现在他确实感到生活已经安定下来。自从他前妻的病被诊断为淋巴腺瘤之后，他就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九年前妻子溘然逝去，给他留下三个子女，度日变成了一种磨难。

可现在这一切已经过去。心灵上可怕的伤痕已经慢慢愈

合。两年前海续了弦，生活中的这片空白也给弥补了。事情的发展竟然顺利得出乎他的意料。可是此刻，他想起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仍不免心有余悸。他宁可把精力倾注到自己的工作或家庭琐事中，也不愿对重新获得的美满家庭想入非非，不愿承认自己得到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那样脆弱，那样易于失去，他觉得不去想它反倒更加心安理得，更加稳妥谨慎。可他的新娘凯瑟琳却是个天性开朗，笑语不绝的女人，对他又是一片忠心，这使他对失而复得的家庭幸福很难漠然置之。查尔斯对于凯瑟琳可谓是一见钟情，相识五个月后便和她结成了伉俪。两年的婚后生活使他对妻子的爱情有增无已。

黑暗徐徐隐去。此刻，查尔斯已能看清妻子酣睡之中那安详的身形。她仰卧着，右臂漫不经心地搁在头部上方的枕面上。她的外貌看上去比她三十二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这一点起先曾使他俩十三年的岁差显得特别注目。查尔斯现年四十五岁，他承认自己并不显得年轻。可凯瑟琳一眼看去却象个二十五岁的妙龄女郎。查尔斯把脸垫在胳膊肘上，凝神注视着妻子那细嫩的面容。他的目光从她额前那动人的V形发尖顺着轻柔的棕发落到她的肩膀上。她的脸沐浴着曙光显得容光焕发。他的视线又沿着她鼻子那微曲的线条渐渐下移，注意到她吸气时鼻孔的翕动。望着，望着，他的心底深处不禁涌起一阵激情。

他转身看了一眼闹钟，离铃响还有二十分钟。他无限欣慰地蜷缩进温暖的鸭绒被窝，将身子贴着妻子的背，心里对自己的幸运不由得升起一股惊喜之感。此刻，他甚至在期待着研究所里今后几天的工作。他的研究项目眼下正进展得越来越

快。想到此他顿时兴奋起来。要是他，查尔斯·马特尔，这个来自新泽西州蒂内克乡的孩子竟然能在攻克癌症的事业中作出奠基性的贡献，人们将会怎样为之震惊呵？查尔斯明白他成功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这项成就由他来建立实在出人意料，因为他从未接受过从事研究工作的正规训练。当他的前妻伊丽莎白得病时，他还是个专治过敏性病症的内科医生。妻子故世以后，他放弃了薪俸优厚的医疗工作，到温博格研究所当了一名专职研究员。这次工作变动可以说完全是他对妻子的病故作出的一种反应。尽管有些同事告诫他说调换工作并不能医治他心灵的创伤，可在新的环境中他工作上倒确实颇有建树。

凯瑟琳意识到丈夫醒了。她转过身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他的怀抱之中。她用手抹了抹睡意蒙眬的双眼，望着查尔斯莞尔一笑。此刻，他的脸上神情狡黠，与平时判若两人。

“你的小脑袋在转什么念头？”她含笑问道。

“我在端详着你呢。”

“啊，太妙了！我相信现在是我最漂亮的时候。”凯瑟琳说。

“你的美貌简直令人销魂。”查尔斯揶揄道，一边将她额前的浓发向后捋去。

“我们的波兰教皇说过，一个男人不应该对妻子贪欲过度。”

“我没呀，我一直在思考着工作呢。”查尔斯逗趣地答道。

当第一阵雪花在三角屋顶上徐徐降落时，他俩在一片柔情蜜意中搂抱在一起。每当此刻，查尔斯总会感到一阵激动。

这时，闹钟响了起来，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梦境之中，蜜琪尔正和父亲一起穿越一片原野。从很远的地方隐隐传来凯瑟琳召唤她的声音。这声音打搅了她的梦。蜜琪尔试图不去理它，可这声音却又响了起来。同时，她感到有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她翻过身来，只见眼前正站着笑容可掬的凯瑟琳。

“起床吧，”继母欢快地说道。

蜜琪尔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点头示意自己已经醒来。这一晚她没睡好，整夜梦魇不绝，汗流浹背。裹在被子底下，她只觉得周身发热，却又格外怕冷。半夜里她好几次想进里屋去告诉查尔斯。要是里面只有父亲一个人的话，她准会这么做的。

“啊，我的天！你看起来在发烧。”凯瑟琳打开窗帘时脱口说道。她于是俯下身去，用手搭在蜜琪尔的前额上，只觉得手心一阵炙热。

“你可能又发烧了，”凯瑟琳说，语气中充满了怜爱。“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蜜琪尔赶紧答道。她不愿意再次病倒，也不愿意辍学待在家里。她希望自己能象往常一样起床去做桔子水。

“我们还是量一下体温吧，”凯瑟琳边说边向位于卧室之间的洗澡室走去。回来时，只见她不停地甩动着手中的体温表，一边察看着上面的水银读数。“要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全清楚啦。”她说着把体温表插入蜜琪尔的嘴里。“我去叫男孩子们起床，完了马上就来。”

房门一关上，蜜琪尔立即从口中抽出体温表。即使在这转瞬之间，水银柱已经升到华氏九十九度。她只觉得双腿发酸，胸口隐隐作痛，知道自己是在发烧。她把体温表放还口中。从床上躺着的地方，她能透过窗户窥见自己的游戏室，那是查尔斯将冰棚改建而成的。此刻它的屋顶盖满了新雪。望着这番寒气逼人的景象，她的全身不由得一阵寒颤。她热切地期盼着春天的来临，期盼着自己曾和父亲一起在那神奇的小屋中度过的那种悠闲自在的日子。

当凯瑟琳打开房门时，十五岁的琼·保罗已经醒来。他的脑袋枕在一本物理书上。脑袋后面，一台兼有时计性能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柔和的摇摆舞曲。他的身上穿着一套镶有蓝边的深红色法兰绒睡衣，这是凯瑟琳赠给他的圣诞节礼物。

“你只有二十分钟啦，”凯瑟琳笑吟吟地说道。

“谢谢你，妈。”琼·保罗回答时报以一笑。

凯瑟琳停下脚步，双目注视着孩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真想扑上去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亲热一番，可还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她知道马特尔一家对肉体接触都有点羞涩，对此她一开始感到十分别扭。她来自波士顿北部的意大利区，在那儿肉体接触和拥抱之类的动作毫不足奇。尽管她父亲是个拉脱维亚^①人，可他在她十二岁那年便离开了家，对她的成长并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在心底深处她感到自己是个十足的意大利人。“一会儿餐桌上见，”她出去时对孩子这么说道。

^① 苏联一加盟共和国。

琼·保罗知道凯瑟琳喜欢听自己唤她“妈”，因而便欣然迎合她的这种心理。嘴甜一点儿毫不费事，可它却换来了凯瑟琳对他的百般关怀和满腔热忱。平时父亲埋头工作，很少顾及家庭，对此琼·保罗早已习以为常。此外他也明白，在家里哥哥查克和可爱的妹妹蜜琪尔都比自己得宠。就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来到了他们中间。家里为结婚兴奋了一阵子。接着，凯瑟琳通过法律手续将他们兄妹三人正式收养为儿女。要是凯瑟琳喜欢的话，琼·保罗唤她“奶奶”都心甘情愿。他的生母在他六岁那年便离开了人世，就记忆所及，他感到凯瑟琳就象自己的生母一样慈爱可亲。

当凯瑟琳的手刚一触及查克的身子，他的眼睛就忽闪一下张开了。可他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装出一副迷蒙不醒的样子。他知道如果这样等着，她准会再来推他，只是推得更重一点。果然不出他的意料，凯瑟琳并未就此罢休。只是这一趟在枕头被掀走以前，他就感到有两只手先摇了摇他的肩膀。查克今年十八岁，是东北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进校才半年。由于成绩不佳，他对即将来临的期终考试忧心忡忡。对他来说，这场考试无异于一场灾难。除了心理学以外，各门功课他都有可能不及格。

“只有十五分钟啦，”凯瑟琳说道，一面拨弄着他的头发，“你父亲一早就要去实验室。”

“混蛋！”查克喃喃地吐出这么两个字。

“啊！小查尔斯！”凯瑟琳装出一副极为震惊的样子说道。

“我就不起床。”查克从凯瑟琳手中夺过枕头，蒙住自己的

脑袋。

“不！你该起床！”凯瑟琳猛地一拽，把被窝掀了个里朝外。查克只穿着一条短裤，整个身子都裸露在清晨的寒气之中。他裹起一条毯子，纵身跳了起来。“我跟你说过别掀我的被子，”他厉声喝道。

“我也跟你说过把你的那些污言秽语扔到垃圾箱里去，”凯瑟琳不顾查克语气中的恶意，这样答道，“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啦。”

说罢她转身出了房门。查克感到颓然，脸上涨得通红。他看着凯瑟琳经过走廊向蜜琪尔的房间走去。她穿着一件古色古香的丝绸睡衣，这是她从旧货商场买来的廉价货。睡衣呈深桃红，几近于她的肤色。望着她的背影，查克不难想象出她裸体时的身形。她当他的母亲未免太年轻了。

他伸手抓住门沿，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就因为父亲喜欢八点以前赶到实验室，他就非得象个倒楣的农夫那样天不亮就起床。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呀！查克揉了揉脸蛋，不意间瞥见床边那本打开着的《罪与罚》。此书前一天他一直读到深夜。它和他的课程毫无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读起来感到格外有味。事实上他真该去看看化学书。在行将来临的化学考试中他很可能通不过。啊！天哪！要是他果真开了红灯，查尔斯将会怎样责备他呵！上次查克没被父亲的母校哈佛大学录取时，查尔斯曾大发雷霆。要是现在他在化学考试中再失败，那……要知道，化学可是查尔斯的专业啊。

“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倒楣的医生，”查克怏怏不乐地自言自语，一边站起身来套上一条满是污垢的牛仔裤。这条裤子

从来没有洗过，他为此感到光荣。在洗澡室里他决定不再修面，琢磨着自己也许该蓄胡子了。

查尔斯的身上系着一条毛巾布的缠腰裙，这使他过去十年中增加的十五磅体重格外显眼。此刻，他一边往腮上涂着皂沫，一边正凝神思考着自己的研究课题，力图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一条线索。生物免疫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的奥秘每每使他精神骤振，惊叹不已。尤其是现在，他感到自己解开癌症之谜已经指日可待，心情更加起伏不平。查尔斯以前曾经把假象误作真理，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才发现枉费了自己一场空欢喜。对此他心里是很清醒的。可这一次他的观点完全是有根有据的。他孜孜不倦地做了好几年实验，论据唾手可得。

查尔斯开始安排这一天的日程。他寻思着该先进行HR7型新种老鼠的实验。这种老鼠患有遗传性乳房癌，他希望能使它们对自己的恶性肿瘤产生“过敏”。他感到这一目标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凯瑟琳打开洗澡室的房门，连推带搯地走过他的身旁。她一边往上脱着睡衣，一边匆匆走进淋浴间。浴间的门帘上立时升起了腾腾水汽。不一会儿，她拉开门帘向查尔斯唤了一声。

“看来我得带蜜琪尔去看看医生，看一个真正的医生，”说罢，她又消失在门帘后面。

查尔斯正在修面的手停住了。他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理会她话中的刺头——一个“真正的”医生。谈到这个话题他俩总是一触即发。

“我原来以为和医生结了婚，家里人有病总能有个照应，”

她压过浴间的流水声大声说道，“看来我是想错啦。”

查尔斯继续修脸，望着自己已经修好的那一半面容，发现眼睑有点浮肿——他在极力避免一场口角。实际上，家里人的“健康问题”常常在二十四小时内便自行得到解决，可对此事实凯瑟琳却视而不见。她心中新近被唤起的慈母天性使她对家里的医疗要求特别苛刻。一点鼻塞、一阵疼痛和一次腹泻似乎都要经过专家的诊断方才安心。

“蜜琪尔仍然感到不舒服吗？”查尔斯问道，看来在这种情景下还是谈点具体情况为妥。

“她病了已经有段时间啦！哼，事实上这哪里还用得着我来告诉你。”

查尔斯怒气冲冲地伸手掀起浴间的门帘。“凯瑟琳，你知道我研究癌症，不是个小儿科医生。”

“哦，对不起，”凯瑟琳把脸转向往下冲的浴水说道，“我还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我不和你争！”查尔斯愤然道，“最近外面一直有流行性感冒，蜜琪尔准是给传染上了。一个星期之中病人会感到有点头昏脑胀，可过后就会好的。”

凯瑟琳从水帘里探出脑袋，双目直视着查尔斯说：“问题是她已经病了四个星期啦。”

“四个星期？”查尔斯吃惊地问道。由于他埋头工作，时间永远过去得那么神不知，鬼不觉。

“四个星期了，”凯瑟琳又重复了一遍，“我想我这并不是大惊小怪。看来我真得带蜜琪尔上儿童医院去看看威利大夫，同时也顺便去探望一下舍恩豪塞家的那个小男孩。”

“好吧，等会儿我去看看蜜琪尔。”查尔斯表示了同意后便向水槽边转过身去。一场感冒延续了四星期可算是够长的了。也许凯瑟琳有点言过其实，可他心里明白这事还是不问为妥，眼下最好是换一个话题。他于是问道：“舍恩豪塞家的那孩子得了什么病？”舍恩豪塞一家是他们的邻居，住在沿河向上游方向约莫一英里光景的地方。亨利·舍恩豪塞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查尔斯平素乐于交往、常有往来的朋友不很多，亨利是其中之一。亨利的儿子塔德比蜜琪尔大一岁，但由于他们的出生年月比较接近，所以在学校里竟是同班。

凯瑟琳从浴间的水龙头下走出来，心里十分高兴。没想到自己催促丈夫去查看女儿病情的计策居然如此有效。“塔德进医院已经三个星期了，听说他病得很重。可他入院后我还没碰到过玛杰。”

“医生诊断他什么病？”查尔斯提问时剃刀在左边鬓脚下停住了。

“这种病我从来没听说过，好象叫什么‘伸缩性贫血’。”

“是再生障碍性贫血①？”查尔斯提问时语气中似乎有点不敢置信。

“对，好象是你说的那种。”

“啊，我的天！”查尔斯惊叫一声，身子斜倚在水槽边上，“太可怕了。”

“这是什么病？”凯瑟琳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慌。

① 伸缩性(elastic)和再生障碍性(aplastic)两字在英语中发音接近。